

靈程地圖

在變化萬千的現代社會中，行走天路的朝聖者常需要一份更新版的地圖，這份地圖建構在熟悉的地理上，卻能標示出最新的路線變化，指引尋路的人。



動盪歲月的邊緣偶遇

不喜歡複雜變化的潘怡蓉老師，這些月來，面對香港動盪不安的日子，在許多出其不意的經歷中，發現上帝其實默默安排了許多指路天使……

——〇一九年的香港，形形色色的反送中抗議活動令人震撼，多起警民衝突事件也引起國際社會廣泛注意，社會各階層所展示的動員力量，前所未見！百萬人壯觀的遊行隊伍、各分區的集會遊行、各界別與專業團體的集會、佔領街道、機場集會、罷工罷市罷課、不停綻放的連儂牆、各種不合作運動，這些現象，令我對香港這片土地的生命力與靈活度刮目相看。

然而抗爭運動持續到了十月下旬，各處暴力升級加溫，搏鬥與群黨爭執的狀況，令人擔憂，社會各界對暴力的譴責紛紛出現。特別是十一月十二日「中大二號橋攻防戰」事件，衝突白熱化，波及大學校園，隔日九間大學校長發表聯

合聲明，指出香港正處於四分五裂的局面，社會紛爭已令大學校園成政治角力的場所，而政府的回應至今未能有效化解危機，希望政府帶領社會各界化解政治僵局，以恢復公共秩序和社會的安定。

大時代中的小市民

我是個不安定時代中的小市民，而且是一個廣東話說得仍不夠標準的小女子。猶記十月五日第一次經歷地鐵停駛，那天清早，我焦急地從將軍澳轉換不同巴士，趕往港島的赤柱帶領靈修講座，當時也沒把握散會後是否有車可搭回九龍區，對一個平日幾乎不懂搭巴士的人而言，實在是個挑戰；往後多日早晨，常得多花三倍的時間上班，疲憊地走出地鐵站時，迎面卻是防暴警察站在出口，氣氛緊張；黃昏時刻，偶爾要從正在聚集或堵路的示威者中穿過，要預備隨時跟著人群跑動；往返中港、歐美的學術活動前後，也不知能否如期搭上飛機去發表文章。

動盪不安的日子，很難預計一天的行程是否能如期進行，甚至連神學院都停課三天，但是許多偶發的事件反倒增加不少意外的安排。在實質上與象徵意義上，我常有機會把半杯涼水給走到我身邊、有不同需要的「小子」喝，把紙巾遞給正在掉淚的人，突然停下來協助小朋友過馬路，給衝到眼前的陌生人一個善意的眼神，與這城市裡不同狀態的人，共處在特別的時空中。同時性（simultaneity）指置身在同一時段因共識所產生的共通經驗，另一解釋指在同一個時空中、置身同一處境，卻產生不同的體驗與想法。過去半年，在香港的社會運動中，前者以一種休戚與共（solidarity）的型態，促成人們在困境中的相遇與價值認同，後者卻常以無法預期的方式，因著自己與他人偶遇瞬間產生連結，而進一步理解對方的世界。動盪的局勢在這城市開出許多偶遇的空間，使我經歷一些不起眼的片段，拓寬我的視角去看這城市，細細體會這幅正在

成形的圖畫，特別是當中的邊緣現象。

這些邊緣片段並不轟轟烈烈，它們的存在也不是媒體會想報導或捕捉的，它們發生在平凡的生活中，若沒有什麼宣傳或應用價值，便不會被擺在令人注意的位置。

但是，在這樣的日子，卻是一些邊緣的相遇，讓我見到上主的臨在與邊緣世界的美麗。

另一種指引天使

困境中的指路天使，有時和我們想像的不太一樣。暑假期間，我在神學院分別給普通話學生與訪問研究生授予不同課程，一些中國學生不太能理解正在發展中的抗爭運動，從他們談話時迷惘的眼神，我感到在不同歷史背景成長的人，彼此能互通的言語其實相當有限。然而，那週每天早上八點到下午六點，我們仍充滿動力地學習，擁有不同背景的大家，反而讓課堂上的信仰反思更豐富，差異激發出更寬廣的向度，因著學生的真誠交流，我們的思考得以拓寬，他們也成了我最貼近的同行者。

上完一天課程，晚上批閱學生功課時，我從他們的教會經驗中看到，許多人在陌生的失控處境中過日子，卻沉默地學習一些很簡單的屬靈功課：仰望上主，培養忍耐與盼望。我讀到了他們昔日無語問蒼天的情懷，在不明朗的困境中依舊堅忍，聽到他們由衷的單純讚美，見到上主對卑微人的眷顧，對祂子民的保守與塑造。學生們的作業在我深夜獨坐之際，引導我從歷史看受試煉的教會，幾份腳注寫得不夠完全的作業，呈現了人生境遇的樸實無華，邊緣同學的文字使我共鳴，更真實地看見不完美人生中的上帝，啓迪我對遺憾的洞察與接納。

有次下了課，幾位研究生告訴我，他們昨天去港島辦些事，剛好遇到遊行的隊伍，地鐵站入口被封住，連巴士也改路線，因此他們用普通話詢問一位推著嬰兒車的媽媽，這位女士的普通話並不靈光，於是就推著嬰兒車帶他們走了一大段路，等到

指出通往地鐵的另一入口，才在大太陽底下折回頭去搭巴士。指路天使對於時代不說什麼大道理，但他們在城市的混亂中，以心中的善意款待流落街頭的陌生人，在仇恨中無聲無息播下一些溫情。

從角落傳來的祝福

這段日子，因為研究工作與教會服事增加，我幾乎不再接其他教會的主日證道邀請，唯一的例外是爲了探望二十多年未見的朋友，特地去他的教會分享主日信息。這是一間很有人情味的新界教會，青年人大都在自己教會長大、參與服事，幾個核心家庭之間感情很好，崇拜結束前也有隨機分組的分享代禱。

那天一到代禱時段，有位表達上似乎有些困難的弟兄很快坐到我旁邊，他的代禱事項是，他的團契歲末聚餐的地點還沒有著落。我問他團契有多少人，他答：「全部四個人，我們去年聚餐的地方關門了，老闆對我們很好，最近的抗爭活動多，沒有生意了，就不能招呼我們了！對我們比較好的茶餐廳也都關門了！」我突然發現，這社區有一些老闆常常接待弱勢群體，卻因經濟不景氣面臨結業，但他們曾經留下祝福給這些邊緣人，令他們一直存記恩情。

這位弟兄也認真反問我：「師母要禱告的是什麼？」我當下想找個簡單事項讓他可以爲我禱告，於是說：「爲我月底去美國的飛機安全禱告。」他認真地緊握雙手、緊閉雙眼，用幾乎全教堂都可以聽到的聲音大聲禱告：「天父保守師母平安，飛機安全，有人對師母好，她可以開開心心去美國，阿們！」之後他快速走向自己的座位。我有些尷尬，因爲其他人人都知道我想平安去美國啦！聚會後，我忙於和學生、會友談話，忘了再謝謝他的代禱，等到坐上回程車上才意識到，我今天被一顆美麗的心靈祝福了，也收到最可貴的關懷，他在我的隱憂處，真心期望上主賜我平安與開心。



守望者的眼神

因著局勢變化，許多團體邀請我從靈修學角度，反思教會的生命成長與公共參與，我在一開始都會澄清，我沒有答案，也不想用簡單的原則來解說複雜的社會現象，我只是試著與大家一起尋求更蘊含真理的答案與出路。我曾遇到一群苦惱與沮喪的教會領導與家長，因爲年輕一輩的不認爲老一輩的智慧管用，要用自己的方法，堅持他們的理念。在教會與家庭的張力中，當年長者的意見被排斥與拒聽時，除了修正自己的表達方式，只能不放棄表達擔心與關懷，不停以禱告守望孩子。

十一月十七日主日當天，警察和抗爭者在理工大學出現更激烈的交鋒，我和牧者與家長們一起等待與朋輩出去抗爭的孩子。一位母親說：「我這星期都不上班，就是爲了看守著他，不讓他出去，誰知道，今天我外出一下，他就被同學叫出去，現在聯絡不上他了。」談著說著，手機上不停傳來火光熊熊的天橋圖片，出現警方圍堵校園的緊張場面，不同團體的禱告短訊也同時湧入。這個夜裡，大家的心全都被懸在對峙的畫面上。

幾個月來，焦慮的情緒瀰漫在香港許多深夜的屋簷下，燈下是憂心忡忡的臉龐，許多人舉起了代禱的手，跨出了陪伴的腳，用可見或不可見的方



式，堅持不離場，深願保護與醫治臨到每個受傷者與分裂的家庭。有位牧長對我說：「他們認為我已經脫節、過時了，不要我跟在他們身旁，我雖然也很受傷，但在這年代，更重要的不是我被尊重或跟隨，我只希望自己的關懷與堅持不離場的等候，能看到年輕一代有更好的未來。」牧者與父母的眼神雖然出現被排斥的失落，深沉與忘我的愛，卻燃亮他們眼中的光芒，他們也在互望的那一刻，看到自己在這城市的同路人。

見步行步，走不預期的路

我是一個靠固定行事曆生活的人，不喜歡複雜的人際與太多變化的生活，喜歡待在辦公室閱讀與研究。然而這段時間，有時坐著地鐵通勤，會突然遇到宣布封站的狀況，要徒步行走或改搭其他交通工具，甚至得找個地方先坐一陣子，等人群散開。有天黃昏，因為沒車可搭，我第一次沿著海邊長廊的人行步道，走了一個半小時回家，意外的是，走出擁擠與緊張的人群，我見到夜空中的星光與海面漁火相輝映，港島與將軍澳海灣互映出清亮的彩光，展現出東方之珠的寧謐。無意中走的一段路，卻見到另一種風景。這城市的特殊之美從來沒有消失，只是這段日子幾乎忘記觀看更寬廣的世界，甚至遺忘上主一直凝視與臨在這土地。

在不穩定的環境中，許多專家學者不停提出見解，倡議應該如何開出一條路，才能走出困局，



我也努力思考哪條靈修路線更適切如此年代。但是除了以上的探索，對於看不清楚路向發展的人而言，每日生活要學的是見步行步，甚至踏出一條沒想過的路徑，常常是走了腳下一步，才會知道下一步該踏在哪裡。學習在日一小步中，感謝上主的同在，每一步單純仰望恩典，日落時分有片刻的懺悔與自省，晚禱時刻把重擔交托給神。隨著品味不同的路徑，認真的跨步，讓生命的旅程不停頓在傷害、無助與絕望中。

邊緣的偶遇常不按牌理出牌，這種偶遇的空間無法被預設，當我們放下固定的解讀典範時，會驚訝地看到另一種視域：跳出原有的框架，反而會留意不在檯面上卻更豐富多采的內容。這些新的看見與體會，讓我們經驗歷史的主仍在許多角落做新事，當祂不按我們的計畫與期待回應我們時，祂正在沙漠開江河，也不停在曠野開道路，在城市的邊緣處，在無人留意時，湧流出祂的美善與救恩。❖



潘怡蓉，台灣校園福音團契是她信仰建構的啓航點；中神道學碩士與心理輔導碩士畢業後，她最美好的回憶是在德國宣教、到比利時魯汶大學進修教牧學與靈修學。目前除了在中國神學研究院教學，也擔任香港聖經教會顧問；並參與國際學術期刊 *Spiritus* 的編輯委員會。